

意识起源问题及其哲学达尔文主义学说

李 平

生物科学、心理科学和哲学至今没有令人满意地解释意识的起源和进化。对于否定意识的实在性和因果力的哲学家来说，这个问题失去了解答的必要性，属于无解问题或伪问题。一些哲学家虽然承认意识是人类的适应性机能，承认意识对于行动的因果作用，但只是在非进化生物学观点上阐述意识对其拥有者生存的价值，忽视了从同样观点考察时意识通过行动给人类生存带来的威胁，导致产生一种缺乏内部融贯甚或自相矛盾的解释。哲学达尔文主义者彼得·门茨指出，意识存在、进化是科学和自然史的基本事实，意识问题是真正的科学问题和哲学问题，采取不解答等于解答，或者企图回避进化生物学考虑，都是不正确的做法；问题的正确解答应该是力图协调哲学思想与科学解释，按照达尔文主义进化范式为意识起源提供自然选择的说明。门茨认为，意识作为偶然的生物事件先于三维语言出现，三维语言具有明显的适应优势，原始意识由于促进三维语言发展而具有间接的适应价值——这是意识自然选择起源的真正原因。

一、意识之谜

意识问题在英美分析哲学与欧洲大陆人文哲学中地位极其不同。哲学分析传统对意识问题采取回避态度，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人们对意识现象的神秘感。客观主义的方法论和科学主义的思维方式，似乎预设着自相矛盾的信念，假定意识既是知识前提又是知识障碍，知识的客观性、可靠性取决于忽视意识现象和拒绝主观性介入的能力；我们似乎被告知，意识愈是被忽视、拒绝，知识就愈客观可靠，愈好。这种荒谬却又流行的现代智力迷信，牢固地确立在二十世纪英美分析哲学、行为主义心理学和标准科学哲学的研究传统之中。因此，意识、自我在语言学转向之后不再适合成为哲学研究的课题，内部心理状态和意识过程不再合适作为科学的客观研究对象，甚至对于科学发现，由于没有客观逻辑通道，被当作本质上是科学家个人意识的、潜意识的或无意识的过程，也被传统科学哲学家拒绝接受。

如果意识无法接受科学的客观研究而使问题显得足够严重，那么，我们无法确认意识则更糟糕。哲学家们常常断定，意识是意向性状态；它是关于意识之外的事物的，总具有一定的内容。事实上，平时我们总是说我们意识到某种事情或意识到某种事情正在发生，这是我们说“具有某种意识”时通常所指的意思。问题在于，如果不表明意识内容，我们就不能确认特定的意识究竟是什么。为了确认一定的意识状态，我们不能只说我们是有意识的。根据这个事实，人们常常认为意识与语言是不可分离的，没有语言外壳的思想似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一点，J. 福多（Jerry Fodor）不得不假定存在一种心理语即“思想语言”。另一方面，我们在有意识的时候，不能意识到使我们成为有意识的神经过程，这个事实把关于意识的话题移到一个神秘的精神领域，甚至引诱哲学家去假定意识可以是独立存在的实体。

虽然我们难以满意地确认意识状态，虽然客观主义者认为意识概念是危险的甚或无意义

构件，但是，意识本身的存在却是不可否定的事实。意识既然存在，就必定经历了进化。可是，意识为什么被选择保留下来呢？促使它出现和进化的原因又是什么呢？遗憾的是，生物学尚未满意地解释这些问题。针对这种状况，理查·道金斯（Richard Dawkins）说，主观意识的进化是“现代生物学面临的最神秘现象”。当然，我们可以合理设想，意识的最初出现很可能是偶然的，它存留至今则不可能是偶然的。进化生物学表明，如果意识对于拥有它的物种没有适应价值，意识就不会保留下来。那么，人们自然要问，意识的适应优势是什么？哲学上最早的解释始于柏拉图，后来还被传统心理学所接受。柏拉图认为，灵魂是行动的指南，意识对行动了解愈多，调控愈多，人的行动愈好。这种观念延续到本世纪，人们已经深信人类可以依靠自身的意识能力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从而增强人类对于环境的适应能力，获取更好的生存条件。

从莎士比亚开始，卢梭、休谟等一批思想家对意识的指导调节价值深表怀疑，本世纪不少哲学家更是认为意识不可能有适应价值。莎翁说过，思想是生活的奴隶。尼采和萨特则坚持认为存在先于本质，我们不是通过有意识的理由规定自己，只是在我们行动之后并作为行动的结果，我们才用这种行动来规定自己。在浪漫主义运动开创的传统中，意识是与生命力量相反的因素，有碍于直觉、内心欲望与生物爱好。尼采用一句话来概括说，人类以意识和理性为自己准备了自我毁灭的很好手段。

现代心智哲学也流行着各种否定意识对于人类生存的价值，甚至否定意识真实存在的学说。副现象论者或意识无效能论者认为，意识是生物进化的副产品，对其拥有者的行为没有作用。意识多余论主张，意识完全没有适应价值，对于生物行为的调节是多余的。J.贝内特（Jonathan Bennett）在《语言行为》中引入“记录”（registering）概念论证意识多余论，他断定生物的记录能力等价于不包含意识的觉察、感知和体验，认为自然选择学说不支持意识进化解释。卡梅伦（R. Cameron）倾向于接受贝内特学说，他写道：“自然选择的进化可以解释拥有记录自身状态能力的机体如何生存。……对于生存目的，有意识的自我记录并不比没有意识的记录更有效。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从进化的观点看，而且一般地从生物学的观点看意识是完全多余的原因。事实上，关于生物行为或机器行为，根据包含意识的能力可以解释的东西，根据包含记录但完全不涉及意识的能力同样可以令人满意地作出解释。”¹意识多余论者一般不否认意识现象的实在性，正如卡梅伦说，“认识到相对于行为而言意识是多余的，不会使我们否定意识的实在性。相反，我们必须承认它是真实的东西，是我们每一个人完全熟悉的东西，是在完全用物理实在性解释的框架内不可能得到解释的东西。”²然而，意识非实在论或工具论的观点则认为意识不是实在的状态，没有因果效能，至多具有解释效验，可以当作理论构件用于解释行为。新旧消去论者，如 R.罗蒂（Richard Rorty）、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丘奇兰德夫妇（Paul M. & Patricia S. Churchland）和 S.斯蒂奇（Stephen Stich）等人，不仅完全否定心理状态的实在性，甚至认为意识没有解释力，相信未来的神经科学可以解释人类的全部活动。此外，对于意识有害论者来说，意识不是一种可以忽视的实存现象，相反，它是我们必须给予充分警觉的抑制力量，具有巨大的危害潜能，可以使其拥有者极不愿意地与生活事实发生矛盾。按照这种观点，意识产生混乱，妨碍行动，甚至会变成人类毁灭的原因。

¹ R. Cameron: “当代西方哲学中的‘身’与‘心’”，《现代哲学》1992年第4期，第70页。

² 同上。

否定意识现象真实存在，主要理由不是因为我们无法说明意识为什么被选择出来，经历过进化。实际上，不承认意识的实在性，与不承认意识的演化史是等价的。对于这种学说，在波普尔看来，只能像对待主张物质不存在的学说那样。所以，就解释意识起源问题而言，我们不必考虑本体论行为主义、工具论和消去论的主张，直接威胁意识进化解释的观念是副现象论、意识多余论和有害论等学说。这些学说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可以承认意识存在。然而，从进化生物学观点看，如果意识存在，它就肯定经历了进化；如果意识经历过进化，它必定有起源和进化的原因，拥有意识因而肯定具有适应优势。门茨把意识存在和进化当作自然史的基本事实，这个事实构成哲学达尔文主义力图说明意识的自然选择起源的出发点。

二、意识先于语言出现

为了给出意识的自然选择起源解释，门茨特别详细地考察了以下几个问题：如果没有意识的动物在行为上能够应付自如，什么因素可以构成意识的选择压力？如果意识与语言本质上不可分离，作为语言事件的或带有语言标记的意识能否直接从神经事件中产生？如果意识也是行为的抑制因素，对于其拥有者也是一种破坏力量，何以能够保存下来而没有被淘汰？为了维护从细胞到科学的进化连续统假设，如何说明意识起源的达尔文主义变化？

谈论意识的起源，一定程度上牵涉到意识是什么，又如何给予确认的问题。按照传统的观念，意识是外部对象的内部反映、映现或表达，而且我们只能根据命题内容确认和识别具体的意识状态。门茨指出，这种观念预设着意识与语言的不可分离性，正是这个预设给确认意识带来极大的困难，也造成说明意识起源时产生各种混乱。“所有企图确认意识现象的努力都有这样的缺陷，它们将意识或者与语言联系起来，或者与特殊的心理意象联系在一起，意识无法摆脱与语言或心理意象的联系——如果仔细考察，我们发现心理意象也来自规定不同对象或事件的语言能力。”³门茨还指出，虽然柏拉图传统的解释表面看来似乎是说明了意识为什么被选择，但是，由于这类解释同样承认意识与语言的不可分离性，事实上没有真正表明意识的适应优势在哪里。“……只要没有区分原始意识和语言上表达的意识，我们就决不可能合适地理解意识为什么是适应优势的原因。”⁴

意识事件事实上与语言有十分密切的关系，门茨没有否定这点，他只是认为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表明这种关系一开始就存在，或者说，我们找不到确实的证据表明意识与语言最初必然是捆绑在一起而出现的。他的真正意图是要求我们用进化的观点去看待意识及其与语言的关系，要求我们认识到今天的人类意识与人类祖先的原始意识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意识与语言的密切关系是进化的产物，不应看作是意识最初出现时的真实图景。

1. 意识的最初出现

目前科学还不可能准确表明在灵长目进化过程的哪一个节点上出现人类意识。按照哲学达尔文主义猜想，意识状态可能是先于语言产生的。门茨认为，为了构想意识最初出现的图景，我们应该从神经科学中寻找必要的材料，不能直接采用心理学的意识理论，更不能接受

³ Peter Munz, *Philosophical Darwinism: On the Origin of Knowledge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p.12.

⁴ 同上，第 16 页。

认知主义的计算机模型。他说，“神经科学使我们了解到，如果没有中介发展阶段，语词和语言不可能来自神经事件或非言词表达的事件。我们必须接受中介发展阶段是意识的激发和开始。由于原始意识直接与神经事件或这些事件总体的复杂性相联系，它必定最初出现时是不使用语词进行的。它必定是前语言的，最初出现时不能用言词标记加以识别。”⁵在门茨看来，一旦承认存在非言词表达的、前语言的神经事件足够复杂以致产生原始意识，承认意识状态的语言标记相对于意识状态的出现是后成事件，上述意识起源问题就可以通过更加明确的方式给予回答。首先，既然语言不可能直接来自神经事件，与语言不可分离的意识由神经事件直接产生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似乎可以合理假定：意识与语言是可分离的，而且意识先于语言产生。

为了解释意识与语言的关系以及意识的自然选择，从而对意识多余论作出正面回应，门茨提出一种不同的意识机能理论。他接受意识多余论者的论据，即动物（包括人类）在没有意识的情况下也可以在行为上应付自如。因为，没有意识的各种复杂水平上的神经系统，即使在对目标或者对引起目标指向行为的刺激没有意识表达的情况下，也可以产生目标指向行为，自组织的神经过程以灵活可塑和适应的方式能够实现生物机体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目标状态。然而，按照门茨的意识机能理论，这种生物学依据不能必然地得到意识多余论的观点，也不能推出意识有害论的命题。

按照哲学达尔文主义的猜想，没有语言标记的原始意识状态最初是在神经系统发展过程中以突变方式出现的，可能类似于今天某些高等动物的思维萌芽状态，对于其拥有者既没有害处，也没有明显的适应优势。从进化的观点看，相对于不同复杂组织水平的神经系统，意识状态的水平可能也有程度上的差别。某些高等动物，如果拥有些少意识的话，可以肯定是没有言词表达的意识萌芽状态，由于这种意识萌芽没有害处，因而不会被淘汰，作为神经系统的副产品保留下来。人类的情况则不同：人类意识最初也是没有语言标记的，但是，在随后的演变过程中，人类的原始意识被语言固定下来，变成真正的意识。人类原始意识最终演化成为真正意识的事实表明了最初出现的意识状态对于人类祖先的生存是没有害处的，如果拥有这种意识的灵长目或类人猿能够不使用语词进行“思维”，引起他们怀疑自己的本能反应，严重阻碍目标指向行为产生，那么，他们的意识就会在很久很久之前作为非适应的因素被淘汰掉。门茨在反驳意识有害论时说：“如果意识是一种障碍，就不可能解释它为什么被保留下来。它可能是偶然突变的结果或作为副产品出现。但是，它如果不是一种适应优势，它就不可能存留，肯定会在如此广泛的范围内存留。”⁶

2. 不完全意识

门茨是波普尔学说的追随者，在不少问题上他进一步发展了波普尔的思想，其中一项重要工作是提出不完全意识理论，充分发挥波普尔关于意识的进化突现观点。在某种意义上，这项工作也是门茨对波普尔的完全意识理论所作的补充。因为，根据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及进化突现观，物理世界、精神世界和客观知识世界是在宇宙演化过程中相继突现出来的，这意味着世界2的意识先于世界3的语言产生；另一方面，完全意识理论指出，意识与语言之间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正如波普尔所说，“完全意识依靠世界3来固定——这就是说，它

⁵ 同上，第12页。

⁶ 同上，第16—17页。

与人类语言和理论的世界密切联系着。它主要由思想过程组成。但是，不存在没有思想内容的思想过程，思想内容则属于世界3。”⁷显然，要把上述两方面的观念融贯地结合在一起，理论上要求阐述一种没有语言标记的原始意识学说。

门茨指出，意识的最初激发和原始骚动就是不完全的意识，意识正是从这种不发达状态开始的。意识的不完全性和不发达性主要地并且首先在于原始意识还没有合适的语言标记把意识内容固定下来，外部对象在意识状态中无法得到清晰的、稳定的反映和表达。因此，原始意识骚动是多变不稳定的，沉默无声的，基本上仍然属于神经事件，但却是从“哑的”神经事件走向“有声的”语言事件和思想事件必须经历的中介发展阶段。在门茨看来，这种结论是严肃对待神经科学，哲学上正确理解神经科学发现的产物。他说：“按照这些发现，意识必定是神经现象，……必定与神经事件本身一样是沉默的，没有言词表达的。”⁸

3. 二维语言与三维语言

在门茨的用语中，作为思想固定手段和表达工具的人类语言是三维语言，意识先于语言产生的准确说法因而是：原始的不完全意识先于三维语言产生。门茨本人使用“二维语言”与“三维语言”两个术语来明确波普尔在《客观知识》中所作的一种语言划分。门茨指出，波普尔虽然没有用到“二维语言”和“三维语言”的术语，但他清楚地区分这两类语言，只是没有深入研究诸如推动三维语言发展的进化压力是什么之类的问题。这里我们也可以见到门茨对波普尔学说所作的发展，事实上，这两个术语对于门茨提出不完全意识理论以及意识的自然选择起源解释是十分重要的。

按照门茨的界定，二维语言是作为事实问题和真实消息交流手段的语言，三维语言的表达内容则超出事实问题和交际范围：“二维语言是限于描述和交流事实问题的语言，……”。相反，人类语言是三维的，本质上不同于二维语言。所谓三维语言，指的是这样一种语言，它具有祝愿语气、连接词、将来和过去时态，具有足够灵活的句法去表达各种表象、意象、希望、愿望、懊悔等等，以及表达未曾发生过的事件、可能永远不会发生的事件或者将来可能发生的事件。”⁹二维语言与三维语言的划分同动物语言与人类语言的划分不是平行或一致的，二者在一定程度上交叉。三维语言是人类特有的，它的重要性在于能够陈述超出观察范围之外的发明和想象；二维语言则是动物和人类共有的，特别地，假如逻辑经验主义者能够构造出纯粹的观察语言，二维语言也是科学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维语言作为事实问题和真实消息的交流手段在动物中相当普遍，这种语言与同生命一样古老。鸟啼、蜜蜂语言、动物的各种姿势、喊叫和身体动作语言等都能够用来实现消息交流功能。动物的二维语言限于传达现有事态的消息，例如哪里有食物，是否有配偶，是否有危险等等。不少学者认为，三维语言无非是二维语言的延续，假如生物发展出合适的声带和更大的脑区，言语最终变得更加清楚，发音更加灵活可变，二维语言就会演化为三维语言。门茨指出，人类的三维语言不是动物二维语言的简单延伸，二者之间有本质的差别。比如，要说明二维语言与三维语言的连续性，就必须表明蜜蜂能够传达关于并没有花蜜的地点以及

⁷ Karl R. Popper, *Knowledge and the Body-Mind Problem: In Defence of Interac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p.114.

⁸ Peter Munz, *Philosophical Darwinism: On the Origin of Knowledge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p.12.

⁹ 同上，第19—20页。

关于并不存在的地方的信息。因此，门茨认为，人类语言起源的解释不能局限于真实事态的信息交流，作为三维语言，人类语言的产生还有其他方面的需要，这些需要与交流事实问题的信息无关。哲学史上，柏拉图最早认识到人类语言最初是为了满足某种内心独白的需要，为了满足灵魂与自身对话的需要而产生的。在今天，波普尔和门茨则认为人类三维语言是由于固定原始意识的需要而产生的，并且由于三维语言可以生产大量可供选择的假性材料和猜测的能力而被选择。总之，二维语言只是一种原材料，在不完全意识的压力下，三维语言由这种原材料演化而来。

三、意识的自然选择起源

达尔文主义变化有两个基本方面：第一是大量可供选择材料产生的一定生成机制，第二是在可选择材料中作出选择的机制。无论是自然选择还是人工选择或人为选择（如社会选择和科学中的理论选择），只要是达尔文主义变化，似乎都要根据上述两个基本方面组合得到的“变异—选择”模式给予说明。就意识起源问题而言，门茨较少讨论原始不完全意识的生成机制，他主要关心的是意识为什么被选择和怎么样被选择。

1. 不完全意识是二维语言向三维语言演变的选择压力

门茨认为，有两个方面的理由可以说明原始意识是人类语言演变的原因。一方面，由于人类祖先的神经系统比其他动物更加复杂，人类的原始意识强而有力，使得人类祖先可以逐渐地觉察到意识的不完全性，引起不安情绪和不安感觉，增强了要求确定和清楚表达意识内容的压力。另一方面，在尼安德特人时期（the Neanderthal period）之后，人类祖先在觉察到不完全意识的不安感引起的压力下，形成允许发出范围广泛的不同声音的声带，配合日益发达的脑区，发展出支配发声的句法规则。可见，前一方面的因素是意识对语言表达手段的内在要求，后一方面是语言产生以及语言与意识耦合的必要条件和物质基础，两个方面都是不可缺少的：原始意识“……假如不同合适的声带和必要的脑区结合，成为促进三维语言发展的能力，那么，它就不会被选择并为人类所拥有。”¹⁰总之，人类原始意识与足够合适的发声系统和足够发达的脑区的结合，是自然界为二维语言向三维语言演变作出的组合。

人类原始意识与高级动物的意识萌芽的差别，不仅表现在强度上，而且也反映在质的方面。门茨指出，猫和狗很可能是有不完全意识的，但其行为并没有表明它们以某种方式觉察到自己的意识是不完全的，不可能根据生存斗争和选择压力来确定意识；相反，它们的目标指向行为在完全没有意识介入情况下产生。然而，人类祖先的情况就不同了，强而有力的原始意识骚动使得人类祖先有可能把意识本身作为对象，并且觉察到以意识内容的模糊性和意识内容缺乏合适表达手段为特征的意识不完全性和不确定性。意识自指的结果是两重的：一方面，使拥有不完全意识的人类祖先产生对行为有一定因果影响的情绪状态，处于某种极其不利的境况中，不仅在面对周围环境时因为外部对象在意识状态中没有清晰表达而表现出某种“不知所措”的“彷徨”和“犹豫”，而且由于觉察到意识自身的不确定性而出现“莫名其妙”的焦虑。另一方面，意识自指使意识出现了由各种“感觉特质”构成的某种色彩。感觉特质是个体的主观体验，是一种非实体的、非实在的性质或者不能构成真实事态的性质，

¹⁰ 同上，第 22 页。

不能被二维语言所描述和表达。只有三维语言，才能对这种非实在性质作出描述，才能使意识能够清楚地被表达，才能使意识发展成为完全意识或自我。“借助于三维语言，使得将一组织意识状态当作自我成为可能，使得将这个自我归属于某一特定人类个体成为可能。”¹¹

现代认知科学表明，自指可能是智能（特别是意识智能）的特性：“自指是智能系统的共同性质，甚至可能是不可缺少的性质。”¹²动物的萌芽意识相当微弱，不可能出现自指状态，对于适应环境没有害处，可以作为无效验的副产品保留下来。然而，“不完全意识，假如像人类的那样强有力，不仅存在是没有必要的，而且肯定是不利因素和劣势。”¹³此外，由于意识不是现存实体，意识的清晰表述因此不是描述性指称的问题，而是假设性的词汇化和符号化（hypothetical vocabulation and symbolisation）的问题。“意识不是具有性质的实体，不是能够描述的某种东西。这就是说，它要求语言能够比描述现存事态做更多事情，要求语言也能够指示非现存的事态。”¹⁴考虑到这些因素，我们就必需将三维语言的进化首先看作是某种对危害和破坏的控制。由于三维语言具有为这些不发达意识状态提供标记和符号的能力，它不仅限制着不完全意识的危害和破坏，而且将这种危害化为宝物，而能够实现这点的就是三维语言的创造力和生成性。

一旦进化的三种产物（足够复杂的神经系统、合适的声带和原始意识）在人类祖先身上同时出现，我们就可以观看到哲学达尔文主义者描绘的进化图景的其中一幕：不完全意识在自我斗争中确定它猜测可能有的边界和局限，因而会产生一种不安宁感，使生物朦胧地体验到某些内容。然而，如果某种东西到了舌头尖或嘴边，又没有合适的言词作出清晰表达时，人就会处于焦虑和不安宁的状态。为了说清楚并确定感觉特质，人们必需能够拥有三维的语言；“这就是说，能够通过组合或改组事实问题创造假说和构造符号，使得想象可以给各种未知事物以各种形象。”因此，“意识特有的非实体性质是促使二维语言向三维语言转变的压力。”¹⁵

2. 三维语言是“假性”之源，使人类社会联系和科学理论选择成为可能

门茨把达尔文主义“变异—选择”模式中的“变异”理解为某种“假”或“错误”，这种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是迎合证伪主义学说的需要，他经常把“假信念”(false beliefs)等同于“可错信念”(fallible beliefs)加以使用，更加容易产生概念混乱。他认为，进化是“错误”的不断产生和不断消除；进化过程是连续的，今天甚至将来还继续着。“变异”意味着不同于已有的或现存的事实和事态；与事实或现存事态不相符合，则意味着“假”和“错误”的产生。对于整个进化连续统来说，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制造“错误”的能力，这是一切生物（包括人类）获得世界信息的最有力的手段，正如门茨说，“整个进化过程依赖于‘错误’持续不断地出现，即依赖于偶然突变和那些相对更适应的突变的选择保留。”¹⁶在生物进化中，绝大部分突变是由DNA复制错误引起的，成为自然选择的丰富材料。人类社会和科学知识延续着这

¹¹ 同上，第 11 页。

¹² George F. Luger, et al., *Cognitive Science: The Science of Intelligent Systems*. Academic Press, 1994, p.71.

¹³ Peter Munz, *Philosophical Darwinism: On the Origin of Knowledge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p.22.

¹⁴ 同上。

¹⁵ 同上，第 21 页。

¹⁶ 同上，第 24 页。

种演变，主要表现在我们可以依靠意识的三维语言支持产生出绵延不断的、处于竞争中的错误串，并且能够在这些错误串中作出选择。换言之，“意识及其语言结果……是最大的、最丰富的错误来源，错误则是为选择而出现的。”“如果存在丰富大量的错误判断和理论，人们就可以进行选择，消除错误的判断和理论。”¹⁷

按照门茨的三维语言演变学说，三维语言具有巨大的适应优势。首先，“借助于三维语言产生假信念的能力是社会组织的直接优势。”¹⁸其次，三维语言为人类知识变化发展提供无限的源泉。

在门茨看来，社会建制一方面在于扩大社会规模和实行内部合作的劳动分工，另一方面在于共同防御外来侵略和危害的排外性。他说，“扩大社会规模使之包含更多的人进来，同时也意味着必须拥有一种排外原理”，以致可以确定什么人不可以吸收为社会成员。¹⁹门茨认为，群体内部的社会联系是通过共同信念形成和维持的，共同信念像一份许可证那样起作用，保证社会秩序以及社会成员之间的团结和合作在长时期里的连续性。然而，人类社会联系真正的来源是假信念而不是真信念。真信念不能作为社会联系的基础，假的信念则可以提供一种有效的排外标准，社会联系的一个重要作用因而在于把某些人们排斥在特定团结体系之外的能力，确立一定社会组织的边界，把社会成员与外人区分开来。由于可错信念是无限的，“假”或“错误”因此是最有效联系的源泉：“在过去，大多数人类社会依靠许多假信念以这种方式组织结合在一起，这些信念自动地将一个社会与其它以另一些假信念组织起来的社会隔离开来。”²⁰可见，假信念具有重大的生存价值，它们是三维语言的结果，而三维语言则是不完全意识的产物。

假信念的生存价值由于它们产生的结果而进一步得到提高。表面上看来，人们会认为假信念很快就会被否认。例如，假如人们相信只要虔诚祈祷，庄稼就会茂盛丰收，而人们呆在田里耕作，庄稼则不会生长，那么，维护这种信念的人很快就会因饥荒而死去。但是，门茨认为这种假定是错误的。假信念会促使人们团结一致和相互合作，这种合作使他们成为一支坚强的武装力量，可以征服别人抢到食物。因此，拥有假信念的人们不仅不会饥饿至死，反而促使他们通过联合和武力得到必需的食品，而且使他们从征服能力中获得自豪和快活感。在这个意义上，假信念也有很好的生存机会。

有些学者认为，个体通过社会联系生活在一起而要求管理时，头脑清醒、聪明的，可以预期其它社会成员怎样反应的人就会处于优势地位，正是这种社会需要为说明意识的适应性提供了理由。在门茨看来，意识的这种优势必须借助三维语言的发展才能给予说明，原始意识不过是某种不确定的情绪和体验，缺乏清晰的表达，不能预测社会其他成员的反应。“要使这种情况成为可能，意识不得不在语言上解释清楚，表明它是这样那样的意识，而这种解释只有借助于三维语言才是可能的。”²¹因此，即使从这个角度看，“……意识为什么被选择保留下来的基本理由，就是它能够给三维语言的发展施加压力。”²²

纯粹的生物进化是知识获得的严酷过程，认知因素相当重要。如果错误表达环境信息，

¹⁷ 同上。

¹⁸ 同上，第 25 页。

¹⁹ 同上。

²⁰ 同上。

²¹ 同上，第 26 页。

²² 同上。

生物很可能会被自然淘汰。然而一旦谈及人类，这种过程的严酷性就不再出现。人类作为生物通过婚姻和集体团结，通过发展出人为保护弱者的社会体制避开纯粹的自然选择，使得大量非适应的性状长期出现。人类仅仅被当作动物看待，是适应不良的。但是，人类是社会性动物，可以通过假信念增强社会团结而生存下来。因此，门茨主张，考察自然选择在人类物种上的连续性时，不必将人只当作生物学的人看待，重要的是考察人类创造出来的知识或用语言表达的理论。

人类知识和科学理论的进化与生物进化相比较，前者的选择以更快的速度进行，而且用语言表述的理论可以在相当广阔的范围内代替其拥护者（人类自身）面对、接受自然界的检验，人类通过理论知识的死亡大大地减少了自身的进化风险。更重要的是，三维语言表述能够把过去的事件与现在以及未来的事件区分开来，可以作出关于没有发生事件的陈述、关于不存在和不可能存在的事件的陈述，或作出关于已发生事件的、然而没有证据支持的理论，以及关于不可能观察到的规则性和普遍性的陈述。三维语言还可以表达希望、愿望、理想和忧虑等等，甚至可以表达不合理的、无法得到证明的担心以及各种奇离古怪的想象。换句话说，三维语言有助于人们创造出各种各样的可错观念，产生大量的假说和猜想，其中很小的一部分经受起经验检验或理性批判，没有被否证、反驳而给予选择保留，其余绝大多数观念和假说最终被抛弃。总之，“意识是必要的，不是因为它可以充当通向真和善的方法指南——正如柏拉图以来的哲学家们所认为的那样，而是因为它能够产生大量原始猜测。”²³

至此，我们终于得到了门茨关于意识起源的比较完整的解释：“意识出现时是不完全、不可言喻或不可清楚表达的，它被选择，不是因为它可以产生正确判断，指导情绪和产生目的指向行为（更不必说智能行为）。它被选择保留，原因在于它是三维语言的生成者，有助于二维语言向三维语言转变。……它之所以变成适应的，是因为它的结果。因此，……意识是间接优势而不是直接优势。”²⁴

总之，彼得·门茨在意识本质问题上坚持反映论立场，描绘了人类意识与语言相互促进发展的进化图景，这些是可取之处。特别是他的不完全意识学说，有不可否认的启发价值。但是，门茨的三维语言学说在发展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思想时，夸大了假信念的作用，尤其是夸大了假信念在确立社会联系方面的非认知功能。这种片面性使得我们怀疑门茨是否真正站在进化生物学立场上说明意识的自然选择起源，更容易使人们倾向于认为他把证伪主义学说当作阐述意识起源的先验哲学架构。此外，泛达尔文主义进化模式的普适性也是值得我们怀疑的，门茨根据生物自然主义的哲学承诺，停留在自然选择的生物学层面说明意识起源，这反映出他把意识当作纯粹生物机能来处理。当我们将一个生物学范式推广作为具有启发价值的形上学纲领时，需要牢记它始终是一个隐喻性的解释模型。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认知科学和神经科学的迅速发展以及它们在未来二十一世纪的重要地位和乐观前途，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哲学家们对意识本质及其起源的重新关注，已经出现了而且还会不断涌现出各种试探性的解释，我们不应该忽视这种动向，有必要更加深入地研究意识问题。

²³ 同上，第 169 页。

²⁴ 同上，第 26 页。